

小說月報叢刊第三十七種

在酒樓上
(創作集)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上樓酒在

集作創

1924

目次

| | |
|-------------|---------|
| 在酒樓上····· | 魯迅（一） |
| 隔絕的世界····· | 佷工（一九） |
| 冷冰冰的心····· | 劉綱（三六） |
| 埂子上的一夜····· | 李開先（五八） |
| 初別····· | 褚東郊（六九） |

在酒樓上

魯迅

我從北地向東南旅行，繞道訪了我的家鄉，就到S城。這城離我的故鄉不過三十里，坐了小船，小半天可到。我曾在這裏的學校裏當過一年的教員。深冬雪後，風景淒清，懶散和懷舊的心緒聯結起來，我竟暫寓在S城的洛思旅館裏了；這旅館是先前所沒有的。城圈本不大，尋訪了幾個以為可以會見的舊同事，一個也不在，早不知散到那里去了；經過學校的門口，也改換了名稱和模樣，於我很生疏。不到兩個時辰，我的意興早已索然，頗悔此來為多事了。

我的旅館是租房不賣飯的，飯菜必須另外叫來，但又無味，入口如嚼泥土，窗外只有漬痕斑駁的牆壁帖着枯死的莓苔，上面是鉛色的天，白皚皚的絕無精采，而且微雪又飛舞起來了。我午餐本沒有飽，又沒有可以消遣的事情，便很自然的

想到先前有一家熟識的小酒樓，叫「石居」的，算來離旅館並不遠。我於是立即鎖了房門，出街向那酒樓去。其實也無非想姑且逃避客中的無聊，並不專為買醉。——「石居」是在的，狹小陰濕的店面和破舊的招牌都依舊；但從掌櫃以至堂倌却已沒有一個熟人，我在這一「石居」中也完全成了生客。然而我終於跨上那走熟的屋角的扶梯去了，由此徑到小樓上。上面也依然是五張小板桌，獨有原是木樞的後窗却換嵌了玻璃。

「一斤紹酒。——菜十個油豆腐，辣醬要多！」

我一面說給跟我上來的夥計聽，一面向後窗走，就在靠窗的一張桌旁坐下了。樓上「空空如也」，任我揀得最好的坐位，可以眺望樓下的廢園。這園大概是不屬於酒家的，我先前也會眺望過許多回，有時也在雪天裏，但現在從慣於北方的眼睛看來，却很值得驚異了：幾株老梅竟鬪雪開着滿樹的繁花，彷彿毫不以深冬

爲意；倒塌的亭子邊還有一株山茶樹，從暗綠的密葉裏顯出十幾朵紅花來，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憤怒而且傲慢，如蔑視遊人的甘心於遠行。我這時又忽地想到這裡積雪的滋潤，着物不去，晶瑩有光，不比朔雪的粉一樣乾，大風一吹，便飛得滿空如煙霧……

「客人，酒……」

堂倌嬾嬾的說着，放下杯、筷、酒壺和碗碟，酒到了。我轉臉向了板桌，排好器具，斟出酒來，覺得北方固不是我的舊鄉，但南來又只能算一個客子，無論那邊的乾雪怎樣紛飛，這裡的柔雪又怎樣的依戀，於我都沒有什麼關係了。我略帶些哀愁，然而很舒服的呷一口酒，酒味很純正；油豆腐也煮得十分好，可惜辣醬太淡薄，本來S城人是不懂得喫辣的。

大概是因爲正在下午的緣故罷，這雖說是酒樓，却毫無酒樓氣，我已經喝下

三杯酒去了，而我以外還是四張空板桌。我看着廢園，漸漸的感到孤獨，但又並不願有別的酒客上來。偶然聽得樓梯上脚步響，便不由的有些懊惱，待到看見是堂倌，纔又安心了，這樣的又喝了兩杯酒。

我想，這回定是酒客了，因為聽得那脚步聲比堂倌的要緩得多。約略料他走完了樓梯的時候，我便害怕似的抬頭去看這無干的同伴，同時也就喫驚的站起來：我不料在這里意外的遇見朋友了，——假如他現在還許我稱他爲朋友。那上來的分明是我的舊同窗，也是做教員時代的舊同事，面貌雖然有些改易，但一見也就認識，獨有行動却變得格外迂緩，很不像當年敏捷精悍的呂緯甫了。

「阿緯甫是你麼？我萬想不到會在這里遇見你。」

「阿阿，是你？我也萬想不到……」

我就邀他同坐，但他似乎略略躊躇之後，方纔坐下來。我在先很以爲奇，接着

便有些悲傷，而且不快了。細看他相貌，也還是亂蓬蓬的鬚髮；蒼白的長方臉，然而衰瘦了；神氣很沉靜，或者却是頹唐；又濃又黑的眉毛底下的眼睛也失了精采，但當他緩緩的四顧的時候，却對廢園忽地閃出我在學校時代常常看見的射人的光來。

「我們，」我高興的，然而頗不自然的說，「我們這一別，怕有十年了罷。我早知道你在濟南，可是實在懶得太難，終於沒有寫一封信……」

「彼此都一樣，可是現在我在太原了，已經兩年多，和我的母親。我回來接她的時候，知道你早搬走了，搬得很乾淨。」

「你在太原做什麼呢？」我問。

「教書，在一個同鄉的家裏。」

「這以前呢？」

「這以前麼？」他從衣袋裏掏出一支烟卷，點了火，啣在嘴裏，看看噴出的烟霧，沈思似的說：「無非做了些無聊的事情，等於什麼也沒有做。」

他問我別後的景況，我一面告訴他一個大概；一面叫堂倌先取杯筋來，使他先喝著我的酒，然後再去添二斤。中間還點菜，我們先前原是毫不客氣的，但此刻却推讓起來了，終於也說不清那一樣是誰點的就從堂倌的口頭報告上指定了四樣菜：茴香豆，凍肉，油豆腐，青魚乾。

「我一回來，就想到我可笑。」他一手擎着烟卷，一手扶着酒杯，似笑非笑的向我說。「我在少年時，看見蜂子或蠅子停在一個地方，給什麼來一嚇，即刻飛去了，但是飛了一個小圈子，便又回來停在原地點，就以爲這實在很可笑，也可憐。可不料現在我自己也飛回來了，不過繞了一點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來了。你不能飛得更遠些麼？」

「這難說，大約也不外乎透點小圈子罷。」我也似笑非笑的說。「但是你爲甚麼飛回來的呢？」

「也還是爲了無聊的事。」他一口喝乾了一杯酒，吸幾口烟，眼睛略爲張大了。「無聊的。但是我們就談談罷——」

堂倌搬上新添的酒菜來，排滿了一桌，樓上又添了煙氣和油豆腐的熱氣，彷彿熱鬧起來了；樓外的雪也越加紛紛的下。

「你也許本來知道，」他接着說，「我曾經有一個小兄弟，是三歲上死掉的，就葬在這鄉下。我連他的模樣都記不清楚了，但聽母親說，是一個很可愛念的孩子，和我也很相投，至今她提起來還似乎要下淚。今年春天，一個堂兄就來了一封信，說他的墳邊漸漸的浸了水，不久怕要陷入河裏去了，須得趕緊去設法。母親一知道就很着急，幾乎幾夜睡不着，——她又自己能看信的。然而我有什麼法子呢？」

沒有錢，沒有工夫，當時什麼法也沒有。

「一直挨到現在，趁着年假的閒空，我纔得回南給他來遷葬。」他又喝乾一杯酒，看着窗外說，「這在那邊那里能如此呢？積雪裏會有花，雪地下會不凍。就在前天，我在城裏買了一口小棺材，——因為我豫料那地下的應該早已朽爛了，——帶着棉絮和被褥，僱了四個土工，下鄉遷葬去。我當時忽而很高興，願意掘一回墳，願意一見我那曾經和我很親睦的小兄弟的骨殖：這些事我平生都沒有經歷過。到得墳地，果然，河水只是咬進來，離墳已不到二尺遠。可憐的墳，兩年沒有培土，也平下去了。我站在雪中，決然的指着對土工說，『掘開來！』我實在是一個庸人，我這時覺得我的聲音有些稀奇，這命令也是一個在我一生中最為偉大的命令。但土工却毫不駭怪，就動手掘下去了，待到掘着礦穴，我便過去看，果然，棺木快要爛盡了，只賸下一堆木絲和小木片。我的心顫動着，自去撥開這些。很小心的，要看一

看我的小兄弟。然而出乎意外！被褥，衣服，骨骼，什麼也沒有。我想，這些都消盡了，向來聽說最難爛的是頭髮，也許還有罷，我便伏下去，在該是枕頭所在的泥土裏仔細的看，也沒有，蹤影全無！」

我忽而看見他眼圈微紅了，但立即知道是有了酒意。他不很喫菜，單是把酒不停的喝，早喝了一斤多，神情和舉動都活潑起來，漸近於先前所見的呂緯甫了。我叫堂倌再添二斤酒，然後回轉身，也擎着酒杯，正對面默默的聽着。

「其實，這本已可以不必再遷，只要平了土，賣掉棺材，就此完事了。我去賣棺材雖然有些離奇，但只要價錢極便宜，原鋪子就許要，至少總可以撈回幾文酒錢來。但我不這樣，我仍然鋪好被褥，用棉花裹了些他先前身體所在的地方的泥土，包起來，裝在新棺材裏，運到我父親埋着的墳地上，在他墳旁埋掉了。因為外面用磚墻，昨天又忙了我大半天監工。但這樣總算完結了一件事，足彀去騙騙我的

母親，使她安心些。——阿阿，你這樣的看我，你怪我何以和先前太不相同了麼？是的，我也還記得我們同到城隍廟裏去拔掉神像的鬍子的時候，連日議論些改革中國的方法以至於打起來的時候。但我現在就是這樣了，敷衍敷衍，模模胡胡。我有時自己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見我，怕會不認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現在就是這樣。」

他又掏出一支煙卷來，啣在嘴裏，點了火。

「看你的神情，你似乎還有些期望我。——我現在自然麻木得多了，但是有些事也還看得出，這使我很感激，然而也使我很不安：怕我終於辜負了至今還對我懷着好意的老朋友……」他忽而停住了，吸幾口烟，纔又慢慢的說，「正在今天，剛在我到這一石居來之前，也就做了一件無聊事，然而也是我自己願意做的。我先前的東面的鄰居叫長富，是一個船戶。他有一個女兒叫阿順，你那時到我家

裏來，也許見過的，但你一定沒有留心，因為那時她還小。後來她長得並不好看，不過是平常的瘦瘦的瓜子臉，黃臉皮；獨有眼睛非常大。睫毛也很長，眼白青得像夜的晴天，而且是北方的無風的晴天。這裡的就沒有那麼明淨了。她很能幹，十多歲沒了母親，招呼兩個小弟妹都靠她；又得服侍父親，事事都周到；也經濟，家計倒漸漸穩當起來了。鄰居幾乎沒有一個不誇獎她，連長富也時常說些感激的話。這一次我動身回來的時候，我的母親又記得她了。老年人記性真長久。她說她曾經知道順姑因為看見誰的頭上戴着紅的剪絨花，自己也想有一朵，弄不到，哭了，哭了小半夜，就挨了她父親的一頓打，後來眼眶還紅腫了兩三天。這種剪絨花是外省的東西，S城裏買不出，她那里想得到手呢？趁我這一次回南的便，便叫我買兩朵去送她。」

「我對於這差使倒並不以為煩厭，反而很喜歡，為阿順，我實在還有些願意

出力的意思的。前年，我回來接我母親的時候，有一天，長富正在家，不知怎的我和他閒談起來了。他便要請我喫點心，蕎麥粉，並且告訴我所加的是白糖。你想，家裏能有白糖的船戶，可見決不是一個窮船戶了，所以他也喫得很豐滿。我被勸不過，答應了，但要求只要用小碗。他也很識世故，便囑咐阿順說，『他們文人，是不會喫東西的。你就用小碗，多加糖！』然而待到沖好端來的時候，仍然使我喫一嚇，是一大碗，足夠我喫一天。但是和長富喫的一碗比起來，我的也確乎算小碗。我生平沒有喫過蕎麥粉，這回一嘗，實在不可口，却是非常甜。我漫然的喫了幾口，就想不喫了，然而在無意中，忽而瞥見阿順遠遠的站在屋角裏，就使我立即消失了放下碗筷的勇氣。我看她的神情，是怕懼而且希望，大約怕自己沖得不好，願我們喫得有味。我知道如果剩下大半碗來，一定要使她很失望，很抱歉，我於是同時決心，放開喉嚨灌下去了，幾乎喫得和長富一樣快。我由此纔知道硬喫的苦痛，我只記得還

做孩子時候的喫盡一碗拌着驅除蛔蟲藥粉的沙糖，纔有這樣難。然而我毫不抱怨，因為她過來收拾空碗時候的忍着的得意的笑容，已儘够賠償我的苦痛而有餘了。所以我這一夜雖然飽脹得睡不穩，又做了一大串惡夢，也還是祝她一生幸福，願世界爲她變好。然而這些意思不過是我那些舊日的夢的痕跡，即刻就自笑，接着也就忘却了。

「我先前並不知道她曾經爲了一朵剪絨花挨打，但因為母親一說起，便也記得了蕎麥粉的事，意外的勤快起來了。我先在太原城裏搜求了一遍，都沒有；一直到濟南……」

窗外沙沙的一陣響，許多積雪從被他壓彎了的一枝山茶樹上溜下去了，樹枝筆挺的伸直，更顯出烏油油的肥葉和血紅的花來。天空的鉛色來得更濃；小鳥雀啾啾的叫着，大概黃昏將近，地面又全罩了雪，尋不出什麼食糧，都趕早回巢來

休息了。

「一直到了濟南，」他向窗外看了一回，轉身乾一杯酒，又吸幾口烟，接着說。「我纔買到剪絨花。我也不知道使她挨打的是不是這一種，總之是絨做的罷了。我也不知道她喜歡深色還是淺色，就買了一朵大紅的，一朵粉紅的，都帶到這裏來。」

「就是今天午後，我一喫完飯，便去看長富，我爲此特地耽擱了一天。他的家倒還在，只是看去很有些晦氣色了，但這恐怕不過是我自己的感覺。他的兒子和第二個女兒——阿昭，都站在門口，大了。阿昭長得全不像她姊姊，簡直像一個鬼，但是看見我走向她家，便飛奔的逃進屋裏去。我就問那個小子，知道長富不在家。『你的大姊呢？』他立刻瞪起眼睛，連聲問我尋她什麼事，而且惡很很的似乎要撲過來，咬我。我就退走了，我現在是敷衍敷衍……」

「你不知道，我可是比先前更怕去訪人了。因為我已經深知道自己之討厭，連自己也討厭，又何必明知故犯的去使人暗暗地不快呢。然而這回的差使是不能不辦妥的，所以想了一想，終於回到就在斜對門的柴店裏。店主的母親，老發奶奶，倒也還在，而且也還認識我，居然將我邀進店裏坐去了。我們寒暄幾句之後，我就說明了回到S城來和尋長富的緣故。不料她就歎息說：

「『可惜順姑沒有福氣戴這翦絨花了。』」

「她於是告訴我，『大約從去年春天以來，她就見得黃瘦，後來忽而時時流淚了，問她緣故又不說，有時還整夜的哭，哭得長富也忍不住生氣，罵她年紀大了，發了瘋。可是一到秋初，起先不過小傷風。終於躺倒了，從此就起不來。直到咽氣的前幾天，纔肯對長富說，她早就像她母親一樣，不時的吐血和流夜汗，但是瞞着，怕他因此要擔心。有一夜，她的伯伯長庚又來硬借錢——這是常有的事——她不

給，長庚就說：『你不要很，你的男人比我還不如！她就發了愁，又怕羞，不好問，只好哭。長富趕緊將她的男人怎樣掙氣說給她聽，那里還來得及？况且她也不信，反而說：『好在我已經這樣，什麼也不要緊了。』』

「她說，『如果她的男人真比長庚不如，那就真可怕呵！比不上一個偷雞賊，那是什麼東西呢？然而他來送斂的時候，我是親眼看見他的，衣服很乾淨，人也體面，還眼淚汪汪的說，自己撐了半世船，苦熬苦省的積起錢來聘了一個女人，偏偏又死掉了。可見他實在是一個好人，長庚說的全是謊。只可惜順姑竟會相信那樣的賊骨頭，白送了性命。——但這也不能去怪誰，只能怪順姑自己沒有這一份好福氣。』」

「那倒也罷，我的事情又完了。但是翦絨花怎麼辦呢？好，我就託他送了阿昭。阿昭一見我就飛跑，大約將我當作一隻狼或是什麼，我實在不願意去送她。」

但是我也就送她了，對母親只要說阿順見了喜歡的了不得就是這些無聊的事算什麼？只要模模胡胡。模模胡胡的過了新年，再教我的『子曰詩云』去。」

「你教的是『子曰詩云』麼？」我覺得奇異，便問。

「自然。你還以為教的是A B C D麼？我先是兩個學生，一個讀詩經，一個讀孟子；新近又添了一個女的，讀女兒經。連算學也不教，不是我不教，他們不要教。」

「我實在料不到你倒去教這類的書……」

「他們的老子要他們讀這些；我是別人，無乎不可的。這些無聊的事算什麼？只要隨隨便便……」

他滿臉已經緋紅，似乎很有些醉，但眼光却又消沈下去了。我微微的歎息，一時沒有話可說。樓梯上一陣亂響，擁上幾個酒客來，當頭的是矮子，擁腫的圓臉；第二個是長的，在臉上很惹眼的顯出一個紅鼻子；此後還有人，一疊連的走的小樓

都發抖。我轉眼去看呂緯甫，他也正轉眼來看我，我就叫堂倌算酒賬。

「你藉此還可以支持生活麼？」我一面準備走，一面問。

「是的——我每月有二十元，也不大能夠敷衍。」

「那麼，你以後豫備怎麼辦呢？」

「我不知道。——你看我們那時豫定的事可有一件如意？我現在什麼也不知道，連明天怎樣也不知道，連後一分後一秒……。」

堂倌送上賬來，交給我。他也不像初到時候的遜讓了，只向我看了一眼，便吸烟，聽憑我付了賬。

我們一同走出店門，他所住的旅店和我的方向正相反，就在門口分別了。我獨自向着自己的旅館走，寒風和雪片撲在臉上，倒覺得很爽快；見天色已是黃昏，和屋宇和街道都織在不一樣的純白的羅網裏。

隔絕的世界

徬工

隆隆的爆竹聲把那茅房中的女人驚醒了。

那時正是舊歷底十二月三十日晚上，是一個人們最快樂的一夜。

在一陣很冷酷的雨點飛過去了以後，接連着的就是一股寒淒淒的風夾着黑墨的夜，緊緊地壓迫而來，差不多使那立在大街後面的那楹茅房很淒涼地打了幾個寒顫。

那女人懷中抱着一個病勢十分沉重的五歲來大的小孩。

伊抱着那小孩坐在一口行竈的前面，這口行竈是安放在離牀鋪不到二尺來地所在，裏面正燒着一星兒的火。伊此刻守着那一星兒的火，好像是在那等待

一個期望的實現。可是饑餓、寒冷、愁苦、困倦、病的小孩底糾纏，種種不可幸免的苦痛打在伊底身上，伊不知不覺便睡去了。不，伊眼見着伊底男人回來了。伊見着他手中拿這許多米、肉、酒、菜各樣很好的口味；有一尾黃金色的大鱗的魚，還是剛從水中撈起來的一樣，伊接到手裏，那魚一跳，幾乎掉在地下，要不是伊手脚來得快。伊心想平常買來吃的，多半是那又鹹又腐臭的細鱗鯉子魚。從沒有吃過一個這麼大鱗的，而且是，這麼活生生的。伊又看那些米，都是上熟的白稻，酒、菜、各樣都是平常看見人家吃慣了而自己却沒有吃過一回的那樣的好味道，伊又想到這樣好的東西，好的味道，爲什麼也能够有吃的了，大概是因爲這是過年的日子嗎？這時伊所等着的期望差不多真地實現了。伊又看見他底男人從伊自己親自爲他補綴的新的衣袋子裏拿出好幾塊大洋來，也一起交給在伊手裏。伊接在手裏並不似平常的那樣珍視的眼光，却用了很大方的口氣埋怨伊的男人有大洋在身

邊何以不幫小孩買一件厚點的棉衣回來，就免得孩子受凍成了傷寒症了這是急壞得阿誰呢！而且剛纔孩子吵要「九條龍」燃放呢！平時孩子一時饑，一時寒，跟着他們整年地挨着過來了，在年節裏需要一點什麼，也不是過分。

伊所想的所說的，一點也沒有什麼錯處，伊底男人也並沒有反駁伊的。不錯，伊所想的，所說的，有誰能反駁伊呢？可是伊此刻竟全忘記了伊底一切都是——一個虛幻的大夢。

二

隆隆的爆竹聲把那茅房中的女人驚醒了。

『哎喲！』伊從夢中驚醒過來，把夢中所有的一切都失掉了，不覺失望地叫了出來。伊懷中所抱着的小孩幾乎要掉下地去了。伊又急忙地樓起來。

『爸爸……爸爸……』小孩呻吟中的聲音。彷彿一隻小鳥中了彈子將要

斃命時那種最後的哀鳴。

『孩子，我底寶寶！我在這裡。』伊撫慰他，從伊失望的，而且破碎了的心底裏發出歎息來。

停一會屋子裏又靜下去了。只有外面的爆聲和呼呼的四壁的風。

因為伊在歎息之後，又被那不可幸免的饑餓、寒冷、愁苦、困倦……種種的苦痛，打在伊底身上，伊掙扎不住，伊又不知不覺地睡去，仍在那裏繼續着伊底幻夢去了。

『爸……媽……』小孩子底聲音，又在沉寂的空中抖戰着。

『孩子，我底寶寶！我在這裡。』

『爸……呀……』

『爸爸，帮你買爆去了，就會回來的。你好好地等着，孩子，我底寶寶，我在這裡，

——你底媽在這里。」

伊極力地撫慰着孩子。從伊底失望的而且破碎了的心底裏流出淚來。

可是不行了。孩子底病勢此刻已轉成驚風了。

孩子白睜着眼睛，緊閉着口腔，不斷地伸展着四肢，牙齒磨擦成咯咯的聲響。

伊怕極，急極，伊從失望的而且破碎了的心底裏悽慘地哭出來了。

但是哭只是哭，誰也不能來理會伊，來安慰伊。

雖然冷冰一樣的風助着伊悲哀急切地吶哮，而同時轟然的爆聲，也就正在

那里熱烈地嘲笑着伊哩！

三

在一條巷子的轉角，有一棟公館。公館大門是舊式，裏面却是一棟新造的洋樓。大門旁邊釘着一塊光亮的銅牌子上面鐫着『桐城馬寓』。門上新貼着一付

用了顏字寫的大紅對聯：上邊是『勳垂交趾』下邊是『派衍扶風。』這時雨雖然停止了，但黑暗的夜仍是一樣地籠罩在幸福的人們底屋頂上。有誰知道他們住在這個宏壯的公館裏所做的是什麼事情呢？

一輛馬車停在公館門口。馬車上面掛着兩盞水月燈，光亮閃耀如同猛獸底兩隻眼珠。

馬夫先跳下車來，把車門開開。一個男子從車內跳出。這時大門早已打開，那男子一直溜進門內，上樓去了。

『啊呀，正在打牌呀！而且老四老五都……』男子脫掉外套，坐在安樂椅上，眼睛釘住那兩個對面坐着的小孩，一個十四歲，一個十二歲光景。一個小丫頭擦燃了一根火柴送將前去，把他含在口裏的那支雪茄燃了，登時空中有一縷白色的煙霧綿延着。

『就是因老等你不回來！阿母久坐倦了……對，難道你阿哥打得牌，阿弟就
不能夠嗎……』坐在挨近安樂椅這方的一個年青的女人笑着說。

『不必說多話，你們，年頭月尾，須得樂一樂的，不管孩子和大人；你快來幫我
打相罷，年老了，眼睛到底有點兒花暈，及不來少年！』坐在那年青的女人對面的
一個老女人也高興地說着，接連又叫那小丫頭把桌下的炭盆火添大，洋鑪子裏
的煤炭也須加上一些，今晚天氣格外凍人，真正是過年時節的天氣呢！

這時房子裏敲拍敵拍的牌聲和溶溶的笑語聲充滿了一室。只有老四和老
五却怕了他們阿哥那種正派的樣子，只用心地照顧自己底牌，不敢開一句口。有
時他們還故意把牌打錯了，以爲他們不會的表示，或是把一些緊要的牌打出去
給他們嫂子和母親。

『母親今夜手氣大紅呢！已經贏得如許多了。』這時那男子已經站在那老

的女人底背後。注視着他母親面前的那一大堆銅板和角子。

不紅，也是不了的，你那個寶貝等一下醒來了就要討守歲錢的債的呢！」那老女人說着却從慌忙之中不覺的把伊自己底一對本風打了一個出去，想要收回來又不好意思說得，只好頻頻地從心底裏呼着晦氣。

那男子站在伊底背後只是嗤嗤地笑。

『你也不要這樣高興罷！』那年青的婦人已覺得這中間的緣故，故意指着別的說，望着那男人笑了，一面燃了一支雪茄啣在口裏。『孩子剛纔說着爸爸回來時，他也要一些守歲錢拿來買「鐵樹開花」的爆來放呢……』

『還有「九條龍」呢！』老五這時也笑着開口了。

『唉，還有「金盃月亮」呢！還有二十嚮的扯鈴呢！』老四也補說了一句。『那些都要買的。』

「啊，對了！還有買得的年糕沒有叫馬夫送進來呢。」那男子說着便叫那小丫頭去叫老媽子到馬夫那里去取了年糕來。

四

馬夫在他把馬車卸好，把馬關在厩裏以後，那老媽子便來問他要年糕了。他一見那老媽子便問伊今天他家裏可曾來找過他麼？他很惦着他底孩子。

「你底孩子還沒有好些麼？」那老媽子問。

「前天我到家裏，全身正熱得厲害……」馬夫顯出憂悶的顏色。

「哎！可就要加勁請醫生看，熱得厲害，可就怕驚風……」

「真真不了！請醫生是對的，我也想，可是錢……？」馬夫顏面上的憂悶愈加地重了。

「是，也難怪你悶氣！醫生沒有不要錢的，而且藥又貴得很……真正世界上

哪一個醫生是爲我們貧人設的？哪一家藥店是爲我們貧人開的？我當你說。我也是一個苦到盡頭的人，我爲了我那些小孩子，也算苦够了。三天兩天，不是大的頭疼、發燒，就是小的吐嘔、肚瀉；說來真是氣悶呵，偏是愈加貧窮的人家底孩子，偏是愈加愛發病……唉，好容易養大一個小孩，在有錢的人家看來不算什麼！最是在我們窮苦的……」

老媽子流水似地氣憤憤地說着，停了一下，又忽然想到一個什麼似的對着馬夫問道：

「你去觀音菴討過神水沒有？」

「就是通齊門那個觀音菴麼？」

「是的，就在那里，靈驗得很，我底第三個孩子就是全靠那里的討來的神水救活的。可憐，哪里有錢吃藥！」

「是真的？我將要……如果孩子還活着的，我將要到那里去討點神水。看怎麼樣……那末今晚須得回去一趟，不曉得老爺肯……？」

馬夫說着，那時已把年糕送給老媽子一同進裏面去了。

五

「老爺——今晚我要——告個假。」

「怎麼？你要告假？你不是前幾天告過一次假麼？怎麼今天又……？」

「過年，我也必得回去。還有……！」

「過什麼年！你們……！」

「是，本來不應該……不過還有我底小孩病得厲害。蒙老爺准假，前天回去看了一回，已經把聲音相貌都改了！」

室中暫時靜穆了一會，就是麻雀牌打在紅的光滑的桌子上面，好似也變做

了一種清脆的聲音。電燈底光線也都覺得柔和了。

年青的女人『他要回去，那末明天的馬車誰……？』

那男子連搖着頭，『絕不能准他……』

『明天，我一天亮就來，決不誤事的……只要回去看一看孩子已經死了還是活着。』馬夫遠遠地站在樓梯上。

『不行，年頭月尾，什麼死的活的……你終竟是吃我的飯！』那男子板着面孔，背後還帶着一種哼的煞尾。

車夫沒有作聲，也不敢作聲，飢餓，使他養成極堅強的忍耐；生活，已把他底志氣消滅了。

『好罷，聽憑於天，吃殘了你底飯。』他心裏發出微弱的歎息。而且在無形之中，他已經安慰了他自己了。

這時他回到冷淒淒的房子裏。

『要把馬關好，餵好。』接着從樓上傳下一種聲音來。

『多時好了！』他毫不費思索地大聲回答了一句。但馬上在他底鬱悶的心裏也用了疑問的口氣說道：『你們以為我是光會吃你們底飯……光是會刻薄人嗎？……而且我就光是看着我底孩子不得救？』

這時他心裏問題真多起來，也像泉水一般地湧出來了。他心想如果他孩子不得救，他可能再生下同樣的孩子？不然，他可能當一輩子的馬夫？到老還是？又有誰送他終身，誰來收拾他底老骨頭？不然，孩子不會死的！一個小小的傷風，就會好的！好了！真地好了！從五歲、六歲、七歲，以至於十五、十六、十七、念五、念六、念七、三十……四十……好了！但是又可能送他進學堂讀書？可能給他娶美好的媳婦？可能……許多的「可能……」已經緊緊地糾纏住了在他底心頭。紛亂了，不可解

了。於是他又想到他那座茅房，又想到他那茅房裏面的每件東西，兩根條凳一塊木板所架成的牀，牀前的行竈，牀頭的碗、罐，牀上的絮被；他又想到每件東西底破綻，牀是窄而且破的，行竈已經裂了一條很長的拆縫，碗有兩隻也被孩子打了一個大缺口，孩子因此挨了他媽幾頓飽打，絮被也是襤褸的……他想到這裏，他底心意好似已經灰冷到了十二分了。

『好罷，聽憑於天罷！即令孩子不得救，誰能說不是他底福？又誰能說不是我底福？』他託長着心坎的嘆息，默默地對他自己說訴着。但是有誰去告訴他，他底兒子已在這大衆最快樂的一晚裏果然回到他底永遠安樂的故鄉去了呢？

六

這是元旦後底第二天了。

這日，好晴明的天氣；風也息了，溼溼的路也乾爽了。這真是快樂新年裏一個

最好的日子呵。

在城外一個曠野裏，有一男人手拿着鋤頭，在那里不斷的挖着土，旁邊有一女人撫着一具小小的棺材在那里很悲哀地哭着。

但是哭只是哭，誰也不能來理會伊，來安慰伊。

雖然在曠野東邊的大路上有許多郊遊的男女。

一羣學生有的拿着手杖，有的荷着汽鎗，向那野樹叢裏笑嘻嘻地走去了。

一對中年夫婦，男子穿着洋裝。女人也穿着水白色的縐緞做了面子的狐裘，裝飾得極其華耀，後面跟着一個走得懶洋洋的女工。又有一對少年男女挺着胸，健着步武，很快的超越那中年夫婦向前走去。吃吃的笑聲中，響着很整齊而又急速的步伐聲。

大路過去，有一道水溝。通着一條不很結實的木板架的橋，橋底東邊有一叢

小竹，竹子底旁邊有幾個工人在那里錘着預備來修馬路的小石子。鐵錘擊下去的聲音，遙遙成了那哭聲的音節拍子。

又有一羣小孩，飛跑地向前面一個小山上奔去了。這些中間也有持着風箏的，也有夾着扯鈴的，也有帶着地雷的。

但是哭只是哭，誰有閒工夫來理會伊，來安慰伊呢？

一具小小的棺材，現在已成了一個夾而長的小黃土堆，哭聲也漸漸成了淒慘的幽咽。幾隻寒雀，在無葉的枝頭鳴着，彷彿唱着那最後的挽歌；『一個馬夫底兒子死了！』

等到夕陽發出黃金色對着人們微笑的時候，兩個淒零零的影子，也從那黃昏的霧氣中間消失了。

再過幾天，有一個畫家，帶着畫具在這裏寫生。他取了那叢野樹做了中心，木橋竹林、錘石的人做近景，而以那小山做遠景，野地上點綴了許多的小草碎石。

同時又有一個新的詩人漫遊到這裏。也把那近的竹林野樹遠的山影，以及樹上小雀底婉轉的歌聲，竹林中清脆的風聲，橋下小溝底流水聲，採去，做新詩底材料。

但是狹而長的小黃土堆與悽慘的哭聲呢？畢竟在愛美的藝術家底手下眼中失落了。

冷冰冰的心

劉綱

太陽近山了，他照到小街中間的一所屋子裏，被屋裏狼藉的書籍什物和靠壁坐着的那個瘦骨如柴的病人嚇了一跳，失了他的金黃燦爛的光輝，敗了他的穿林越嶺的興致。幾個圍坐在裏邊的少年，雖然生趣不淺，卻也面帶愁容。太陽彷彿很多情，遙戀着這間屋子裏的人，依依地不忍遽別。

『子費，我們來看人家的病犯不着和人家爭辯。』坐在書桌邊的少年說，『你要曉得病人動不得氣呢。』

『澤芳呀，你那里知道他的病就是因爲沒有人和他辯論呢。』坐在鑪邊的少年答應。『你要他的病好，要先打破他的悲觀主義。他說人和人的心，隔了一重厚的「無情之膜」，永遠不會相接觸，而且也永遠不會想要相接觸；全世界的人，

都是大海裏的浮萍，泛泛相遇，決沒有真摯的感情相連結；一切關係都是自私的殘忍的作用促成的。他抱了這種觀念，所以把他自己看做世界上——一個孤獨無伴的人，整日地只顧把那無人憂慮的憂慮，去戕賊他自己的身體。這樣一來，怎麼不會病？這個病根不除去，怎麼能夠好？

『對呵！他這個觀念是大錯的呵！』傍着子費坐的那個說，『醫生說，他的病刺激腦筋，才至於胡思亂想，其實是因為他思想太深刻、太複雜，而且無秩序，日裏想到夜晚，夜晚想到天亮，總沒了結，才弄成病的。』向牀上的病人：『騷寢，你不是時常整夜思想，合不上眼麼？我告訴你：你的念頭錯了！自從你起了這個念頭呵，你看見我們也生厭了，——我並不怪你。你對於朋友的一切舉動，——我直說罷，——都是機械似的按照交際上的刻板文章做：說你是客氣，你又冷淡的了不得；說你是簡慢，你又規矩的了不得。這個一定受了你的思想的影響，若不是，爲什麼一

懶誠懇不過的人，會變成這樣？並且我聽說，近來人家給你的信，你並不看他，只把來擻在鑪裏一燒完事，還說，「叫我看尺牘大全不更好嗎？」這是甚麼道理呢？難道疏的人也不要了，親的人也不要了麼？咳！你的思想實在害了你了！」

「耕雲，我沒得說了，我心痛……要是說呵……傷了你們的好意。」騷負一邊說，咳嗽了幾次，因為他有肺病，近來又加重了。

「得啦！」澤芳說，「我勸你們都別說這個了，我們說些開心話罷。」

「騷負，你有什麼意見不妨盡量直說。」子費說，「病人最怕的是含着苦衷不肯說，我們老朋友之間，有什麼不可說的，有什麼不能原諒的？」

「唉！我的思想害了我嗎？」騷負說，「情願……我情願他害我！他害得我病骨支離了……苦了！苦的滋味不好嗎？那有甜的？他害得我命懸一線了……要死了！死的境地可悲嗎？那有樂的？我悲傷，我痛哭，我真要痛哭……爲什麼這個思想

單單……纏着我一個人——在全人類之中！唉！人和人有什麼關係……殘忍的自私的作用罷了，在平常的時候……從形式上看去……互相親愛的了不得，到了利害一相衝突……哼！我不願說這個了——就說那些信件罷……門面話罷了，那裏有什麼……何必看他……哼！我說同世的人都是……大海中泛泛相值的浮萍……還沒有說到頂格！唉！我不願說這個了——就說我罷，我自己，在這個世界上做了二十幾年人了，那不知道我的……不用說了；就說那知道我的……知道我甚麼……知道我多少高……怎樣瘦罷了。那和我沒有關係的……不用說了；那有關係的……哼！是怎麼樣發生的……情愫麼……唉！比如我今日死了，他們也只失掉他們的多少高……怎樣瘦的，一個伴侶，除此之外……別無所失了！實在也別無所有於……我了！哼！冷酷的騷擾，人家都說騷擾是很冷酷的，哼！我何嘗不想和……人家煖烘烘地親密，無奈我那……慣會和人家親密的……

同類，總叫我騷負……覺得他冷氣透骨！孤獨的騷負……人家都說……騷負怪可憐的孤獨，哼！我也有父母兄弟……也有親戚朋友——有人同屋子居住，同……桌子吃飯，就不……孤獨了？哈哈！哈哈！容易！容易！……他們真不孤獨了！

『但是……騷負』子費搶着他的話頭說，『父母愛子之心，無有不周到而且極真摯的，子愛父母，自然也是這樣；這種關係真是極純潔無疵的了，怎麼會免不了個「孤獨」？』

『唉！子費，你說的是，』騷負說，『是啊！但是父母子女之間……能夠個個都互相了解嗎？現今……世間有許多事，父母不能同情於兒女；兒女也不能告訴父母。父母所愛的兒女，是……他們的骨肉變成的兒女；是他們的……手臂抱大的兒女；是他們的……乳哺喂大的兒女。唉！除此之外我們的父母還有……什麼愛於他們的……兒女了？並且……就說他們都能互相了解，都能心和心相接觸，也

都是……起原於血統的關係——天造地設的關係。除了天造地設……的關係，
……造成相愛，造成相知，爲什麼我們不再造一個……爲什麼我們同時代的人，
……呼息相通的人，也不再要一個……沒有兒女的人怎樣生存……死了兒女
的父母怎樣生存……失了爺娘的兒女……又怎樣生存……呵！茫茫人海，只有
……父母子女的關係了……只有父母子女相愛……相知了……可悲之至！可
痛之至！……」

『騷！我勸你』子費很感動地說，『千萬別抱這見解！照你這樣說，個個人
都要死，都要滅了！人類有人類的前程，個人有個人的希望。有希望，就有生趣。我們
少年人的希望，真是遠大無窮！但是我們要得到我們所希望的，獨力決不能成功，
不能不賴同類的幫助；同時他們也有他們的希望，他們要得到他們所希望的，也
不能不賴我們的幫助；彼此都要達所希望之目的，彼此都要求助於人，彼此都相

助，這就叫做「互助」。互助的精神，就是我們——人類——最純潔、最高尚的精神上的結合。人類是互助的動物，所以人類決不是孤獨的，人與人決不是隔膜的。朋友！你明白我的話麼？我說你的意見——也是你的病因——錯了，就是因為這個緣故，你想想這個道理，你可以不必拘執了！』他說到後半截，分外熱誠，分外使勁，又露出勝利的樣子。

『諸位先生！』一個女人坐近牀邊，在那裡靜默了半天——不曾發話，也不會動一動，咳一聲——像是很注意他們說話的，到這時候，騷曼還沒有回話，她便說道，『你們的話，沉痛，精警，我聽了，又是感動，又是佩服。只是我也有一點意見，子費先生，你方纔說的話，其中自有至理，但是你所說的，也和今日普通一般人所主張的，有同樣的毛病。我以為人與人，先要能夠互相了解，先要有精神上的團結，——即是心和心做伴侶，——纔能夠誠心幫助人，也纔能夠得人家誠心的幫助。你

先把希望提起來做主腦，再把獨力難成來做互助的理由，再把互助的作用來構成精神上的團結，未免顛倒一下，又未免拐的灣太多了，結果，也許要發生重大的流弊……」

「爲什麼呢？密司謝。」子費問。

「希望這個名詞，差不多是「野心」「貪心」的別名。」謝女士說，「任憑你個個人有怎樣的希望，他們的趨向儘可以不相同，若不相同了呢……那嗎，「共牀異夢」的，有什麼精神上的團結可說……而且他們所希望的，有時絕對不容相同，不幸相同了，就要相爭、相殺，更說不到互助的精神了。我以爲人與人先要互相了解，先要有同情心，然後纔能做互助的事業，若不是呢，不怕你在形式上和人有什麼關係，究竟是你爲你，我爲我，散沙一般，就住在肩摩轂擊的都市裏，比那漂流在荒島上的魯濱孫，也沒有什麼更好。」

『密司謝，對啊！十分對！』騷負喊，『你許我表示我的敬意……給你握手麼？』
他欠起身，伸過手去。

『但是，騷負，』謝女士微笑，握着他的手說，『你以為我說得對麼？』

『是的，』騷負說，『我這個怪僻的孤獨的心——他們這樣說我——這個時候……似乎不像那樣厲害的……寂寞了。』

『我還有一個故事，講給你聽好麼？』謝女士說。

『什麼故事？我極樂意聽的，密司謝。』騷負說。

『我的故事很簡單，就是今天看見的。』謝女士說，『放鶴坪有一夥小孩子在那里玩「追老虎哥」的把戲——你知道怎麼叫做追老虎哥麼？』

『知道，』騷負說，『是不是一個人裝老虎，一些人裝樵夫，他們遇見了老虎，老虎就趕他們麼？』

『是的，』謝女士說，『那個老虎想捉個兒人來吃吃，正在飛雲也似的趕那些樵夫，冷不防腳下一滑，撲地倒了，他們看見老虎倒了，手舞足蹈的正笑呵，不想那個老虎爬在地下吼了，不哭了。這一驚非同小可，嚇得他們趕快跑過去，兩個把他攙起來。一看，他的嘴唇被小石撞破了，流血了，還有別的傷麼？不得了！』幾個替他摩膝頭，幾個更小的哭出聲來了，還有幾個急急地跑開了，躲避麼？不，他們一會兒跑回來了，後面跟着幾個婦人，手裏拿着水煙來給他們不幸的伴侶敷傷：

：騷篋你對於這個事，——常見的事，——有什麼感想？

『哦！我嗎？』騷篋說，『我說他們的小小的心相接觸了。是不是？』

『我也這樣想。』謝女士說，『他們超出一切的範圍，去安慰他們自己的同情心，他們的精神只集中在這一點……』

『他們是不是助人呢？密司謝。』耕雲說。

『自然。』謝女士答。

『那麼，』耕雲說，『他們無知識的小孩子，有什麼了解？有什麼團結？為什麼他們能夠助人？』

『耕雲先生，』謝女士說，『他們不求相了解，卻沒有什麼不了解；他們不求相團結，卻沒有什麼不團結；換一句話，就是他們無所謂了解不了解，也無所謂團結不團結，他們只有無知識的、無罪過的、淡白的、共同的、同情心……』

『一個孩子只要有……別一個孩子和他做伴侶……遍世界的孩子都……和他做伴侶了！他認識一個，他認識了全世界！』騷負說，『他們一千個人……只有一個心，一萬個人，也只有一個心，哦！他們決不會孤立……決不能孤立……這是長大了的人呵！唉！從前的孩子，現在的我們……一千個人有一千個心……一萬個人有一萬個心！咳！他們做獨夫了！可憐呵！他們現做着獨夫……還不相信』

自己是……獨夫……」

『騷囊，你也不消這樣憂傷。』謝女士說，『哈！好笑，我又有一個故事。昨天我的奶媽回去了，她請了一個人來代工，這個生手，三分像刁，七分像呆。說也好笑，我今日早晨起來，怪道房裏冷冰冰的，原來那個爐是黑的。我便叫道，「陳媽，你爲什麼不燒爐呢？」她說，「小姐，我燒過啦。」我道，「你看嗎？爐不是黑的嗎？」她走進來，看了看，道，「燒過啦。」她竟揭開爐蓋叫道，「小姐！裏面不是紅紅的？」我一看，果然不錯。騷囊，你沒有揭開「人心的蓋」來看看呵，「裏面還是紅紅的！」他們果然是冷酷，果然是孤獨，他們的心的「熱」和「光」原來是有的——因爲他們是放大的小孩子；不過他們的心的熱和光，被世上一切的罪惡包住了，若是不加「燃料」與「空氣」，他們沒有力量發出他們的「心的熱和光」來。這個「加燃料與空氣」的問題，就是「研究怎樣使他們認識他們的本心和同伴。」現在，

燃料缺乏，空氣不足，是有的，但我們用不着過度的悲觀，「裏邊還是紅紅的！」

澤芳點亮了燈，起身說道，「好了！裏邊還是紅紅的！」於是他們都起身告別，「騷負好了！裏邊還是紅紅的！」太陽望不見這間屋子，卻折過他的光線來探看，偏是殘忍的地球只管背轉臉把這屋子送到黑暗裏去！

*

*

*

*

夜色罩得沉沉地，冷風吹得淒淒地；也沒有月，也沒有星；街車不響了，老鴉哀鳴了，騷負屋裏的燈光已經難當外來的恐怖，又加上屋裏悽慘的景象，禁不住戰戰地變成綠色如同墳墓裏的鬼火一般。屋裏只有兩個人：一個是騷負在牀上向壁睡着，喘氣不已，又屢屢咳嗽；一個是十八九歲的後生，在牀沿上坐着，眼淚汪汪的，看着他。

「唔！次原！」騷負說，「你何必來，……你來，我也是一樣，……不來，……我也

是一樣。」

『哥哥！』次原說，『你不知家裏怎樣的着急。自從知道你病了，爹爹心裏真是難過，媽媽幾乎要哭了，大家都盼望你回去養病，那里想得到你竟病得這樣危險？爹爹媽媽叫我來服侍你回去，再三囑咐我務必小心在意，要是知道你……哥哥……刀割他們的心了！——你一定要吃藥，要請高明醫生來醫治。——你的病並不厲害，你不要着急，你要安心靜養。——你聽我說，哥哥……』

『靜養？……不會着急的。——我着急的……只是回家。』

『等你的病更好了，自然要回家調養。現在你當不起船車上的勞苦……遲幾天你更好了我們就回去。家裏又熱鬧，又快活，要茶要水都方便，心裏有什麼煩悶，大家坐擁來談談，就快活了，是的，我們快要回家去的。』

『不，不是我們……單是我……我自己……我快要回去，問我的父母……』

爲什麼……這樣處……置我！——問那生人者……爲什麼這樣……處置人！

『哥哥！你醒醒兒！』次原聽了他的話，回過味來，恐怖地說，『你要醒醒兒！你捨得，你忍得，拋撇爹爹媽媽嗎？你青年白少的，你的事業還不會動頭，你的前程怎樣的遠大！爹爹媽媽養你到這麼大，提攜抱負，受盡了多少辛苦；你有一點癢，半點痛，爹爹媽媽提心弔膽，受盡了多少驚恐！用盡心血養你到這麼大，只指望你轟天烈地做番事業，——「養兒防老，積穀防飢」，爹爹媽媽年過半百了，——哥哥！我是沒用的，——爹爹媽媽都靠着哥哥！』

『兄弟！咳！』騷負長聲悲歎，『兄弟！』他回過臉來，深陷的眼眶裏，微微地有些淚光。『我不濟了……我辜負了他們兩位老人家……兄弟……我沒奈何……』他哽咽，『我……我的生命之……花……枯槁了！爹爹呀……媽媽呀……我的生命之花，不是……你的愛能夠……單獨……培養的！我尋遍世界……愛

的源泉……涸竭了……我……我活不成了……」

次原哽咽不能成聲，慘慘地看着他的面孔。

『兄弟，你別要悲！』騷負微微地振作說，『你道……「死別」了麼……可悲麼？！』
「生別」……斷送了我的生命……別悲……這一類的悲痛……沒有真意義了……別悲……來……有的……我償還你一個哥哥！』他指壁上的照片，『那不是我嗎？臉兒長長的……眼眶窩窩的……縐着眉毛叉着……手……够了……那是你的兄弟！帶去……愛他裝在棺材裏……和住在不相見面……的地方沒有什麼……分別！咳！你的哥哥早就……死了——我原來有這個形相，瘦骨如柴嗎？記着罷……臉兒長長的，眼眶窩窩的……縐着眉毛叉着手……那就是我了。』

次原哭。

『別哭！兄弟！』騷負使勁說，『你也不認識我，我也不認識你。我只認識你這一個肥胖胖的……臉兒！你認識我麼？你知道我什麼麼？！』

『哥哥呀！』次原哭着說，『不要說這樣傷心的話。我們同胞手足，情深義重，我真不忍聽這些話。天呀！怎麼使我過這苦日子……我們不識憂不識愁的時候，打一架，也是同哭一場；耍一回，也是同笑一場，哭時不會傷心，笑時越發相愛，……』

『咳！那個時候滅了！』騷負喊了，就昏過去。

次原急得沒法，只抱住騷負哥哥哥哥亂叫。騷負默默地喘咳都停。次原跳起來，大叫救命。

* * *
騷負悠悠地回過氣來，開眼張望。謝女士坐在他身邊，低着頭喚他，滾滾的淚

珠，從她眼眶裏落到他面上。他的兄弟在一張椅上哭得死去活來。地下還有許多人忙個不了。

『騷負好了，』謝女士說，『你心裏覺得怎樣？』向一個僕人：『快去叫醫生。』騷負要坐起來，謝女士和次原勸他不住，把他扶起來靠壁坐。

『我深謝你』騷負說，這時候他似乎很有精神，也不喘氣，也不咳嗽。『但是，你很可以不必來，——你來也好。』

『我今日送朋友上車，』謝女士說，『打算回來的時候順便望你，不想你竟昏過去了。你心裏好麼？』

『我心裏很快活。』騷負說，『我今日看見了我的生命的估價！我還值得人的眼淚！不枉了上帝呵！謝你的慈悲！你還替人類保留着兩行熱淚！謝謝你！』他握她的手『來！兄弟，謝謝你！』他握次原的手。

「養養神罷，騷負，別說話了。」謝女士說。

「快了！騷負說，『時候不早了！不趕緊說幾句，還有什麼說話的時候了！』」
次原又哭。

「不必了！」騷負續說，「你以為死了就可悲麼？沒有這回事！我不過是回我的舊世界去。咳！那個世界的事我忘了。但那個舊世界的人。若是和這個的一樣唔！我過慣了！若不是呢？你們應該慶賀我！」

「為什麼你只顧要死？」次原哭道。

「咳！我三年前的那一晚就死了！」騷負說，「那一晚人間的祕密告訴我：『你是死了，無論何人都死了。』我一想果然！若不是，為甚麼這個和那個不通一些氣息，如同「路隔幽明」呢？但是我想逃命，我竭力在意想中造成一個活的，一個吐出心來和我的心相溫的伴侶。我不會死了。咳！那知道我早晨起來，遇着那些坐的，

站的、來的、去的、都給我一個傷心慘目的「死之恐怖！」我的血輪凝滯了，有誰推動我的淚泉壅塞了，有誰疏導我，他是一樣不能有所補助於他們的血和淚，我哽咽地含着一片哭不出的悲聲！我夜間造成的那個人也滅了！滅了！我難活了！到了夜晚，我又造了一個，次日又是遇着死之恐怖，他又滅了。如是經過了三年有餘。死之恐怖終久戰勝我了！現在是決鬪的最後五分鐘。我的血輪死了！我的淚泉涸了！我沒有再造同伴的能力了！我筋疲力盡、肉銷骨碎了！我的戰鬪力完全耗竭了！他打得勝鼓了……！』

『騷亂，你終久這樣想麼？』謝女士說，『我們人類個個是一樣的人，個個有本來一樣的心，怎麼能讓這個死之恐怖戰勝我們呢？爐裏的火還是紅的，難道燃料和空氣的問題終久不能解決麼？燃料和空氣是無窮無盡的，只要火夫努力。仁愛的上帝，要把他的神力付給火夫了。安靜罷。等着罷。』

『我親愛的小素，我感激你！』騷復說，『我死後若還有記憶，若還能想像這
個世界的「人心之影」最鮮最紅的就是你的了。我沒有一滴淚珠回你的禮了。
上帝保佑你……啞……我決不濟事了！爐裏的火，你的熱和光……發出了麼？
……上帝！上帝！你捨你的……神力給火夫……罷……呵……呵……我等……不不……
……着……』他的氣湧上來，少時，他遂呼他最後的鼻息了。

廣大森沈的夜裏，只有哭聲與風聲鴉聲相呼應。

臉兒長長的，眼眶窩窩的，縐着眉毛，叉着手的那位先生住過的那間屋子裏，
有一個彎腰拐脚的老婆子，提着個燈，在那里跛來跛去，像是找什麼東西似的，口
裏咕嚕道，『死的死了，走的走了，棺材也擡去了，連東西都搬去了，乾乾淨淨地……
……癆病鬼……累我要特別打掃打掃……哈！還有一個皮夾子……呸！許多錢……

……時運時運……嘿！他不常常說，他的冷冰冰的心不會跟着他的骨頭化土的麼？
……爲什麼？……呵！可別記着你的皮夾子……」

我做這篇之前，覺得心裏有許多話突突地等着說，我便想盡力寫出他來，做一篇小說，或戲劇。無奈我的腦筋衰弱，不敢過於激動，又有許多雜事分心，我只得把他刪卻許多情節，這樣簡單地寫出來，弄得牛不像牛，馬不像馬。我很自失望！但是改做呵？真不知要到何時動筆。燒去罷？我又相信藏拙是真美德。我不如拿出來靜待大家的指摘。

綱 | 一九二二，一，九。

埂子上的夜

李開先

我已經完全失了自由了，我的雙手被粗麻繩緊緊的反扣着在背後，似乎受了很激烈的強制催眠，只知道跟着一隊不整齊的蹣跚踏踏的脚步聲走。在我前前後後都是些大哥（註一）們——也許夾在三五個中間，又有一個像我一樣的人受我同等的待遇——他們的頭上或高高的勒着藍布頭巾，或歪襯着遮陽帽，或將尋常禮帽橫擱在腦後，將帽頂壓成半凹形，更有將眼鏡僅掛在一隻耳上的，他們手裏總是不離物件，或是擎着鎗不時向天空無目標的射擊。或是握着刺刀向可憐的如我一樣的小伙伴明晃晃的揚着叫『快走』更有插入衣袋中弄種種金玉珠寶的首飾、銀幣、銅幣和小錢等成一種不調和的聲音，叮鐺叮鐺的響，在他們聽來似乎是很高興的。

(註一) 川中土匪叫做『大哥』或叫做『老二』就是北方的『淌將』
『大哥』辛苦了！今天出那里的差提了多少疋薑？(註二) 另外一隊在路口
剪徑的老二們笑臉歡迎着說。他們似乎更低級一點，在資格勢力上看來；因為他
幾乎沒有快鎗，除了咸同間陳年未經用的可以進博物館的刀矛和前數十年鄉
野間用來打雀鳥的鳥鎗而外，在他們裏面有兩位老二，彷彿是前幾年我隔鄰的
土佃家兩弟兄。該不是他們罷，他們都是又勤快又節儉的人，並且聽說說話做事
都很忠實；怎麼會去作這等勾當？但是，去年他家連遭兩次老二哥的光顧，他們一
個青光瞎的老母早拖跌死了，他們鋪牀的草薦都被裹去，只剩得家神龕下一堆
不見香爐的灰；後來就未聽見他們的下落了……

(註二) 老二到某處劫搶叫做『出差』把人拖走藉以搵錢叫做『提
薑』或『提薑娃』

『不要說起！今天提四疋薑，送了一錢銀子。很不值啊！』（註三） 高聲而且驕傲的回答，打斷了我適纔的思想。

『挖一挖黃絲去，上埂子還早呢。』（註四）

『不，天快烏了。——叫薑娃們走利市些——走快，老子……』一些奉有無上特權的煞神，不住用刺刀向我和同伴們拍着，當一種竹條驅策幾個肥膘團腹的豬——其實我是一個瘦鬼——上殺房一樣。

（註三） 老二團體中的一個人，叫『一錢銀子』或『一張票子』。

（註四） 老二哥抽煙叫『挖黃絲』，『埂子』是山上的意思。

路口的老二們，不住的獰笑，並且譏訕着說：『誰叫你們爲富不仁，長在家裏享福呵！——大哥薑娃不走，用炮兜子（註五）築嘸！』我覺得這種聲音很像土佃發的，又不敢掉頭細看；我一時心裏陡然發現一件舊事：眼前便是一塊土，烈日炎

炎，兩個赤着膊的農夫，從髮根出的汗一直溜到手裏捏着的鋤把上來，不住一深一淺的掘。

（註五）他們用的鎗叫做『炮兜子』。

大哥們只管含着惡意的催；我同我的同伴只管蹣跚的走。眼見滿抱熱腸的太陽，也抱着悲觀的漸漸不管這夜之魔抽身閉門安息去了。月兒很勉強的蹙着眉頭出來，似乎是很嗟嘆這一望纍纍的田禾，竟變成了黃鳥的盛饌。也許她是在掉淚罷，不然這灰色的天卻怎的總是渾濛着。

迎面一座樹林現出來了，被不明的月色烘染着，只見黑擁擁的幾乎尋不出路來。忽然『拍』的一聲從林中尖越的發出，接着走出四五盞火來，也有背着鎗的，也有握着刺刀的，也有空着手的。他們彼此做了手勢，便不是在路上的態度了，於是就大譁起來：『今天提四疋薑，把老順丟了！』『先見管事罷！』『不忙……』『先

把燈籠打熄再說（註六）』

（註六）『燈籠』就是眼睛。

癡笑而且粗暴的報告和慰問過了，一個滿臉煤灰的老二，兩隻漆手繫着一條黑色長巾，向他眼上一套，含着可怖的微笑向我說道：『值價點！你總明白罷。』我知道他是要蔽我們的眼，免把他的內容瞧破；我便不十分違拗任他擺佈。『啊！你們究竟就要怎麼樣？……腰幹……哎唷，手臂扭斷了……』咳！糟了！一定是不幸的同伴倔強，不受他們的黑布眼鏡，遭了毒打了。

我不知被一個甚麼人牽着，只顧一顛一跛跟着走，也不知路的高低，也不知距離的長短。耳邊只有些鎗筒築人聲，呼天喚母聲，『再不走，老子就……』給他一個快迅罷！』等等的怒罵聲，點綴這一次月夜遊山的盛況。

『站住！——老花，拿家伙來！』一時步履聲陡然截止，只有一種嘩喇嘩喇的

在地下滾的東西遠遠滾過來住了。似乎我是最先被放在這種嘩喇嘩喇的東西裏面，上部用繩把我的下頰絆住，下部用繩把脚脛拴着，一齊扣在器具上，便不知向那個方向，又把我嘩喇嘩喇的推起走了。起初我是平躺在這器具裏面，後來不知怎麼脚倒轉向上頭部向下一蹬一蹬的往下斜落。是了，這大概是老二們怕薑娃逃走，所以用炭礮運下炭洞裏去。我想我既受此優待，不幸的同伴恐怕也免不了掉要去領略領略這漆室的風味。

我在漆室裏面，腦筋開始演複雜的電影了：我分明睡在一間書室裏，忽然大門外的狗嗥聲，狂急得了不得，接着就是『控……控……控……控……控……』如雷一般的聲響，在我心房狠狠的敲了幾下。我知道起了變故，趕緊被衣下牀，正想去報信與後面人知道，風雨燈一閃，早一溜的進來幾個短裝提鎗的人。『敢走！』鎗機咭嘩一響，一個老二對着我似乎就要射擊。『銀子在那里快說！』我告訴他們這是

書房，管事房還在左首廳屋，我是這裏的親戚並不是主人，他們的銀錢在什麼地方，我並不清楚，我委委婉婉的還未說完，早攙入一種尖銳而且剛戾的聲音：『老粉！小心找「們頭」！橫麻子早說有一疋薑是「醋醃子」，不管他三七二十一，順出「窖基」再說』（註七）一個勒着藍布套頭粗眉血目一臉橫紋肉的老二把我一扯，接着一些在後面推，我便身不由主出了房間，只聽得左首管事房裏『哎唷……真是沒有……那里——牀底下……』的聲音繼續着；後面還遠遠的正在實演一些翻箱倒櫃，滑機動括，銅磁觸地，小兒號泣等等的留聲機器……

（註七）『醋醃子』大概是說讀書人，『窖基』即是說房子。

『父母現在怎麼樣？兄弟姊妹怎麼樣？管事怎麼樣？父母兄弟姊妹又知道我是怎麼樣？漆室的風味，幾時領略得完？』我不斷的猜想着，忽然起了一個含惡意

的記憶：『橫麻子是誰？恐是欠債的王耿之罷。廖二哥——我家佃戶——是一個麻子，其餘我還有個同學姓喻的，同學們都戲呼他爲喻麻子。但是都不是姓王，並且他們也決不至於對我家有惡意。只有王耿之因欠債關係，管事同他鬧了一場，後來他竟躲了不見！是了是了，這一回「賣客」（註八）的勾當，一定是他無疑了。』

（註八）『綁票匪』在未提薑以前，先要一個介紹人，這個人叫做『賣客』。一種抽象的或然的推測，在我的心裏竟千真萬真，以爲除了他再沒有第二個人可以當『賣客』。我心裏的憤恨的熱，竟增加到百度以上，但是仍然敵不住這漆室裏砭人肌骨的冷氣。我想用手四面探一探，但又被繫着在鐵的上面，只覺離鼻孔不遠——大概不到一尺罷——一縷一縷的生煤夾着硫黃的氣味，從鼻孔聞進去一直透到腳心來。受這種異味越多；憤怒的範圍越加擴大：

『牽連不斷的護衛隊，中間一頂弧形桿的轎，從障紗的玻璃窗中，隱約着一個

食人肉而肥的民之父母昂然不動。（四川沒有汽車馬車，所以他們鬧的鬧，只好如此）——

『滿城滿市，無論客棧住戶，插着三角形的小旗，四方形的大旗，要佔市上陳列品三分之二——恐怕還不止罷——都寫着「靖國軍第△路總司令第△支隊第……」等等的紅黑字。——

『勒派軍餉的硃票，城防局，團練局的月捐簿，預徵民國十五年的租稅的通告。——

『不守本分的土佃家兩弟兄。——

『當賣客的橫麻子。——

『掘炭洞的人爲什麼不把這個洞掘寬一點，使我的鼻孔距煤硫的馨味如此的近？——

這些貢獻了我一個長久的憤怒和悲傷。我疲極了！我幾乎失了知覺了！漆室的夜啊！幾時纔得天明？

* * *
一間小室，亂擱些殘破的桌凳，兩扇打碎了玻璃的窗半開着。太陽的光從側面射進來映在一間牀上成鵝黃色，牀上正臥着一個病的少年，牀沿上坐着少年的母親，父親靠窗坐着，兩個兄弟一個妹子都倚着母親目光注視少年。這便是我出了漆室回家後的景象。

——我恍惚記得我是在破曉的時候在一個很幽邃的林交換『薑價』，『大哥們把『花邊』過手之後，纔將我這捉迷藏的眼布取消，還說了幾句江湖話（可惜我當時神經錯亂，只想早離禍地，竟未把他記下來，很抱歉不能報告讀者）就跟着來辦交涉的□□□，一路回家來了。——

他們儘管問我現在那里不舒服，並且譬解說：我能够帶着性命回來，總算比出五千元買一付骨頭（註八）強得多了。他們盡力去想法子來恢復我的神經；但是我總覺得離鼻孔不遠，還是一縷一縷的生煤夾着硫黃的氣味連續不斷的衝來……

（註八）隔鄰蘇姓的獨子，被匪拖去，閱時兩旬，他家裏痛錢，延宕不理，後來說好出五千元取回本人，已被匪將薑娃治死，把骨頭交還。

一九二一，十二，十八。於北大西齋

初別

褚東郊

『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李煜

『他是我底靈魂！是我底主宰！只要於他有益，無論什麼我都願意犧牲！何況嘗一點兒離別的滋味呢？』

淳清結婚了三星期，今夜是第一次感覺着煩悶。她今夜的態度和往日不同：豐滿圓潤的面龐上，收斂了溫和柔媚的笑容。長短合度的肢體上，也消失活潑伶俐的姿勢。左掌托着顫，右手拿着一封信——上海日書局寄給她底丈夫的一封信——獨個人呆呆地坐在窗前。這時候，太陽和地面雖然已經告別了三小時，但是所遺留下的熱情，依然是很強烈，窗外院子裏，黑壓壓地坐滿了一羣男女老幼，

在那里乘涼。笑語、咳嗽、揮扇、叫喚……種種聲浪，在空中互相衝突，互相合併，四處散佈，漸遠漸微，以至於無。藏在棟梁上的蝙蝠，也仗着炎熱的勢力，鼓着兩隻薄膜構成的翅膀，橫衝直撞，在黑暗中拍拍地飛舞。但是環境無論怎樣騷擾，對於淳清並沒有絲毫影響。她這時候好像老僧入定一般，視覺、聽覺、觸覺，可以說是完全失了效用。她現在不知道世上什麼是寒暑，什麼是晝夜，什麼是騷擾，什麼是喧嘩。她底腦海裏所迴旋振盪，起伏不已的思潮——想像、猜度、惶恐、遲疑等——都集中在右手拿着的那封信上。換一句話說，她底靈魂已經不在現在的世界裏，鑽進了那薄薄幾張紙的世界裏去了。

她側着頭，上門牙咬着下嘴唇，默默地凝思道：『我到他家裏還沒有一個月呢。各種情形，都不習慣。婆婆固然是很仁慈的，常常顫動着滿頭的白髮，含笑對我說：「我自己沒有女兒，你到我家來做媳婦，我是一半當女兒看待的。你有什麼不

明白的事情，只管來問我。有什麼意見，只管向我說。不要爲婆媳的禮節所拘束，使彼此間有絲毫的隔膜。——這些話是說得多麼懇切、多麼仁慈。我聽了那有不感激的呢？但是做媳婦究竟是做媳婦，不是做女兒。在婆婆面前有許多話，能够像對母親一樣，直言無諱嗎？有許多事能够像對母親一樣，撒嬌撒癡的要求嗎？這不用說，是不能的。即使婆婆疼愛我，不會說什麼；可是被旁人知道了，就不得了。他們那種歡喜議論別人短長的脾氣，肯饒恕我的嗎？他們閒空的時候，三五個人聚在一處，沒有事做，便要拿我作爲談話的資料了。他們說得好聽些，是笑我年輕不懂禮節；說得不好聽些，連我底父母都被牽連在內，說我母家沒有教訓，養出這樣不知人事的女兒。但是只要他在家裏，這些事情都不怕了。我有什麼想不到的，他往往先提醒我；有什麼不便直說的，他往往爲我轉達；做事有什麼爲難的時候，可以推他出面去主張。現在他要到上海去了——他底朋友，寫信來邀他到上海且書局裏

去辦事。我一離開了他，好似一隻失了舵的小船，在這風波險惡的茫茫人海裏，怎樣行駛呢？』她想着，立刻覺得自己底身體彷彿沒處依傍似的，不由的左右擺蕩起來。

由船聯想到水，由水聯想到魚，她腦海裏底思潮又慢慢地變換了：『未曾結婚的時候，我好像是一尾小魚。每日沈浮游泳於母親底仁慈而溫和的愛海裏，不識憂、不識愁，自由自在，多麼的快活！現在卻不對了。我底心理狀態，不知道爲什麼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不論作事，不論休息，心裏常常覺得有一個他。有時夜深了，他還沒有回家，我那怕渴睡的身體像鐘擺一般，也要等着他，不肯先睡。有時母親給我些愛吃的果子，假使他不在此旁，我總不肯先嘗，要等他來同吃。因此我時常祈禱上帝，我沒有別的請求，只希望我們倆能够一輩子同在一處，不相分離。誰知這樣簡單的請求，也不蒙上帝允許，竟忍心讓金錢萬能的惡魔，在暗中使弄鬼計，硬

將我們倆生生地拆開。」她一想到金錢萬能的惡魔，眼睛裏就現出種種幻景：房東、米店老板、柴店老板……亂哄哄地擠滿了一屋子。各用兇狠的面目，粗暴的語言，迫着她丈夫要錢。她丈夫卑辭屈節的向他們懇求了許多時候，絲毫也不能感動他們冷而且硬的鐵石心腸。她實在恐怖極了，沒有勇氣再敢想下去，便舉起兩隻手遮住了眼睛，那封信不由她掉在地上了。

停了一會兒，她底腦海裏又起了一個新思潮。她想：『爲我個人底便利計，固然是不讓他到上海去爲妙。但是現在不能以我個人爲前提，應該以我們兩人爲前提，以我們兩人將來的幸福爲前提。他在杭州做小學教師，真苦極了。費盡心血，教授了一年，所得的薪水，卻養不活老母和妻室。目前他已經負了許多債；倘若遇有什麼疾病意外之事，更使他怎樣應付呢？』

樂——雖然他恐怕我要擔憂，瞞住我，但是我早已知道。憂能傷人，這句話真不錯。

他現在年齡未滿三十，而頭髮上和面貌上，都已經露出蒼老來了。我怎樣還可以個人的關係，忍心使他再受痛苦呢？我知道他這幾日爲要到上海去，捨不下我心裏正不知道怎樣難受呢！可是他底面上，仍舊裝着笑容，一點兒痕跡也不肯露出來。這正是他底苦心，別人不知道，惟有我知道。我既然知道了，那能不體諒他呢？」

她想到這裏，便傲然抬起頭來；上下嘴唇向內收斂成一綫；眉毛微微地縐着；兩隻黑白分明的眼睛，注視着牆上的一張照片，露出勇敢而堅決的神氣，自言自語地說了篇首這幾句話。

零，零，零，門鈴響了。在別人這不過是一種普通的聲浪，心理上決不會起什麼奮興狀態的。可是一傳到淳清底耳朵裏，那刺激的力量，便不相同了。她急忙站起身來，也無暇拿燈，三脚兩步地跑出去開門。借着模糊不明的路燈一看，知道來的果然是她丈夫，便問道：『振聲，你回來了嗎？』這句話仔細想起來，很有些滑稽的

意味。既然看見丈夫回來了，何必還要這般問呢？但是她已經成爲習慣，每逢她丈夫回家的時候，她總是不假思索地先說這麼一句話。振聲也知道她底習慣，所以當時的答話，並不與問話針鋒相對。他只管發表自己的意思：『今天巧極了，幾個朋友都會面過。商議的結果，他們都勸我到上海去。你以爲怎樣？』淳清不作聲，只管自己關大門。

振聲走進房裏，將草帽向牀上隨意一拋，又大聲問道：『母親對於我到上海去這件事，沒有什麼不贊成的意見嗎？』

『低聲，婆婆已經睡了。不要驚醒她。』她連忙輕輕地阻止。可是方才竭力壓下去的煩悶，又被丈夫重新提起。在腦海裏興風作浪了。

振聲起初忙着脫長衫，洗面，沒有留意到她的舉動。後來看見她呆呆地坐在椅上，便挨近身去問道：『你今天爲什麼不快活？』

她恐怕被丈夫窺見心裏所蘊藏的秘密，便笑着將他推開。『誰不快活？你總是這樣多疑的。』她說話的時候，態度語調，竭力裝得和平日一樣。

『你莫非爲我要到上海去，所以不快活嗎？』振聲仍舊是滿腔的懷疑。

『沒有這麼一回事。』她要解釋丈夫底疑心，所以很輕快的答辯了這麼一句。

振聲好似已經知道她心裏的底細，立刻又詰問道：『那末你爲什麼呆坐在那里呢？』

『那，那……』她真窘極了，一句話都幾乎說不完全。幸虧壁上的自鳴鐘鏗鏗地打了十多下，給她一種暗示，使她底祕密不致完全呈露。『因爲夜深了，我覺得有點兒疲倦，所以坐在這裡休息一會兒。』

『假使你不贊成我到上海去，我就不去。我在杭州不是也有飯吃、有衣穿嗎？』

何必貪圖少數的金錢，嘗那離別的滋味呢？」

振聲還沒有說完，她急得連忙站起來，握住丈夫底手，顫聲說道：『這是不與的！你在杭州年年鬧虧空。這樣混下去，怎麼了局呢？到上海書局裏去辦事，是個很好的機會。或者將來有什麼希望。我又不是傻子，爲什麼不贊成呢？』說到這里，她換了一種懇求的語調：『你千萬不要這樣。噢！你愛我，我是知道的、感激的。但是我望你底愛我，能從大處着想，不要因爲小事，誤了我們將來的幸福。』這時候，她底心理狀態，很爲複雜——又着急，又傷心；恐怕丈夫因爲捨不下她，真的不到上海去，失掉這個機會，很可惜，不免要着急；同時，懸想到將來自身所享受的孤獨之煩悶，不免要傷心。可是她底面色上，仍舊不肯露出絲毫痕跡。

他們倆睡在牀上，還是唧唧噥噥地談個不休。後來幸虧睡魔起了不忍之心，引誘他們到睡鄉裏去暫時休息一會兒。房裏的空氣，方才漸漸地寧靜下來。但是

振聲將到上海去這件事底餘波，在她底腦海裏，依然是翻騰起伏地鼓蕩着。她恍惚覺得他們倆正在鬆軟而平潤的海灘上散步。溫暖的日光，清爽的海風，使她起一種不可名言的快感。正在高興的時候，忽然天邊起了一個大浪，疾捲過來，將她丈夫捲下了海。她欲救無策，心裏一急，不禁放聲大哭。振聲被驚醒了，忙用力推她，問爲什麼。她撐開眼睛，由窗上射進來的白茫茫的曉色中，模糊看見她丈夫仍舊在自己身旁，並沒有被大浪捲去，方才知道是個夢。於是一面用手拍着別別亂跳的胸口，一面搖頭說道：『沒有什麼。』

第二日，她一切和平日一樣，有笑有說。振聲邀她同出去買東西，她說：『要收拾行李，不能奉陪。』於是振聲便獨個人出去了。她在家裏，忙着做這樣，做那樣，很簡單的三件行李——網籃、衣箱、被包——足足忙了一天，還沒有收拾妥當。一會兒覺得這件東西放在這裏，恐怕他找不着，或者拿出來不便當，非換個適當的場

所不興。一會兒又覺得所換的場所，不及原來的好，於是又拿出來，重新安排過。她這樣的放進，拿出，鎖住，打開，累得渾身是汗，一件夏布衫好似水裏掏出來的一般。旁人看了，不知道她什麼意思；或者以爲她沒有料理過這些事體，所以弄得手忙腳亂，不免在那里吃吃地暗笑。她自己也知道時間費得太多了，已經惹起旁人底注意，心裏有些惶恐。後來轉念一想，不覺又泰然自得了。『他們那裏能知道我底深意呢？由他們去少見多怪吧。』

吃過了夜飯，她告訴丈夫道：『行李已經給你收拾好了。所有的衣服，都開在一張單子上，夾在你底日記冊裏。現在暫時用不着的衣服，放在衣箱下面；日常要換的小衫褲，放在上面。剪刀、小鏡子、保安剃刀，這些東西，都用報紙包着，和草紙、手巾、牙刷一齊裝在網籃裏。』她又打開網籃，捧出一個洋磁罐，揭去蓋子，笑着給振聲看道：『這是茶葉——母親給我的上好龍井茶葉，我知道你歡喜喝好茶，所以

給你帶一罐去。但是夜裏你千萬不可多喝茶，喝得太多了，要睡不着的。在外邊作客的人，夜裏睡不着，是一件很苦的事。那時候有誰來和你作伴解悶呢？」說着她底喉嚨裏好像被什麼東西塞住了，聲音有些繼續不清。俯下身軀放茶葉罐的時候，眼淚竟簌簌地滴在綢籃裏的報紙上。振聲這時候，心裏也覺着起了一種從來沒有受過的感動，兩眼呆注着她彎曲而豐厚的背形，說不出一句話。房裏立刻沈默得像墳墓一般。可是沒有多少時候，他們又覺得這樣未免太寂寞了，不好意思。於是兩人又互相心裏藏着痛苦，面上裝出笑容，有一句，沒一句的在那里說話了。

「你明天早車……」關於她丈夫動身的時期，她胸中蘊藏了好久，幾次想發問，只是沒有這般勇氣，後來真忍耐不住了，才不顧死活地勉強壯着膽量說了這麼半句。

「是，明天早車走。」振聲也只回答了這麼簡單的一句，就掉轉頭去看那壁

上掛着的新婚照片，默默地出神。半晌，他自己又覺得這樣是不興的，應該說幾句甜蜜的話，安慰他夫人，使她不要傷心。於是他在房裏胡亂地走了幾個圈子，在枯腸裏竭力搜索了一番，嗚嗚吶吶地說道：『我本想再遲幾天走，後來知道這番離別的滋味，是終究要嘗的，不如早走爲妙。而且那邊來信，說在暑假後，要趕出版許多教科書，現在正缺少人做事，叫我趕快去，好在上海離這里不遠，乘火車不過半天，就可到家了。你在家裏不要記念我，我不過一個月——至多一個月，就回家來看你。』

『我這方面，你倒不必放心不下，倒是你這方面，我很有幾件事代你擔憂。』
『什麼事？』振聲將手裏的蒲葵扇，向牀上一丟。

『第一件是婆婆底身體不康健，時常生病，近來越發衰老得快了，你覺得嗎？方才你在婆婆房裏，她和你說起嗎？你是長子，將來有什麼事，都是你的責任。』

『沒有，關於她自己底疾病！一句也沒有說起。這事你不說，我也知道。但是你想，有什麼方法呢？』說罷，振聲突然向牀上一躺，歎口氣道：『唉，晨昏定省，侍奉湯藥，這些話我何嘗不明白？可是沒有錢，又怎樣辦呢？』

『第二件就是你在外面的飲食起居，我很不放心。你在家裏的時候，對於這些事，從沒有自己料理過。到了上海，怎麼樣呢？飯店裏底包飯，最不清潔——夏天尤甚——吃了很容易使人生病。』

『那你不用擔憂。在上海謀生的人不止我一個。別人怎麼樣，我也怎麼樣。難道他們做得到的事，我會做不到的嗎？』振聲想解釋他夫人底憂愁，所以這樣大言不慚的躺在牀上抗辯。其實他自己也知道獨個人旅居在外，飲食起居，一定沒有家裏這般適意。

『還有一個問題，你到了上海住在什麼地方呢？』他夫人逼近他身畔追問

要振聲立刻回答。

『我想到了上海再設法。書局裏是不能寄宿的，最好和要好的朋友同居。假使一時沒有空房子，先在旅館裏住幾天也不妨。』振聲輕描淡寫地回答。

『大旅館你又住不起，平常的旅館裏很齷齪，現在正是夏天，臭蟲一定很多。你在家裏，夜間稍爲感覺一點兒不安，就要睡不着；假使去住在人聲嘈雜，徹夜不休的旅館裏，再加上臭蟲的侵擾，恐怕沒有三天，就要生病呢！』說着，她急得幾乎要哭出來。

這一層困難，振聲也會慮到。不過他是一個意志強固的人，現在正預備到上海去奮鬥一番。前途不論有什麼困難，他都不把牠們放在心裏。這時候看見他夫人急得這等模樣，便一翻身坐起身來，說道：『或許朋友那里可以住，不必住旅館，也說不定。至於我在家裏，有時候夜裏睡不着，那不是疲倦的緣故。疲倦了自然會

睡着的。」停了一會兒，他又看着他夫人的面孔說道：「呀！你看！你急得滿頭是汗，我倒沒有生病，你不要先急出痧來哩！」說着，順手拿起一把蒲葵扇，給他夫人打扇。扇得她前額上的一叢鬚髮，不住的飄動，這分明是他有意要想混亂他夫人注意點的方法。

「我沒有別的希望，但願你在外面身體平安。」她微笑着說。

兩點鐘了，平常這時候，她早已睡着。今夜她雖躺在牀上，卻眼睛張得很大，望着帳頂，一點兒也不覺得渴睡。「既然睡不着，還是起來吧。」她幾次這樣想；但是一顧到身旁躺着的丈夫，恐怕要驚醒他，不要說起來，連手脚都不敢伸縮一下。夏季晝長夜短，不久院子裏的雄雞，喔喔地報曉了。她輕而且慢地抬起頭來，伸手撩開帳子，看見玻璃窗底顏色，已經由深黑變成淺灰色了。她便提心吊膽，像做賊一般地走下牀，躡手躡腳地去開房門。自以為輕巧極了，決不會驚醒別人的。那知道

房門還沒有開開，她丈夫已經在牀上叫起來了：『還早哩！』她大爲失望，轉身奔近牀前，將頭鑽進帳子裏，輕聲問道：『你沒有睡着過嗎？』振聲懶得開口，只將擱在枕上的頭搖了幾下。『那末你再躺一會兒，我叫老媽子預備好了稀飯，再來通知你。』她說着，給他放下帳子，帶上房門，姍姍地走到廚房裏去了。

人力車等在大門口了，她指揮着老媽子，將行李搬到車上。振聲從母親房裏出來，對她說：『你不必送我到車站，送到大門口就夠了。』她躊躇了一會，也不說什麼，只紅着兩隻眼睛，點點頭。振聲還想說幾句臨別的話，安慰他夫人；那個不近人情的車夫，恐怕趕不上火車，探頭進來，直着嗓子亂嚷道：『快走！快走！火車要開了！』振聲沒法，只得將心一橫，一面說：『再會！再會！』一面大踏步向門外飛奔。她追在後面，連聲叮囑：『路上要小心！身體要保重！』振聲只是噢噢地答應，沒有回頭向後一望的勇氣。他跳上人力車，忙揮着手，催車夫快拉了跑。

振聲正在行李房門口打行李票，忽聽得腦後有一人問道：『火車還沒有開嗎？』振聲覺得這聲音很熟，回頭一看，驚得怪叫起來：『呀！你怎麼又來了！』淳清笑嘻嘻地道：『我原想不來了，免得彼此心裏多一番難受。後來一想，你既然還沒有離開杭州，我和你能够多聚會一分鐘，也是人生的幸福，我爲什麼這樣豈肯放棄自己的幸福呢？所以來不及告訴婆婆，獨個人跑出大門，雇了一輛人力車急急地趕來。一路只恐怕火車開了。現在居然被我趕上，真是無上的幸福哩！』她越說得樂觀，振聲心裏越難受。末了，他勉強露出笑容，攜着他夫人的手道：『我們且到待車室裏坐一會兒吧，離開車還有二十分鐘哩。』

他們並肩坐在待車室底長椅上，說着，笑着，使空氣裏充滿了歡樂的成分。幾個孤獨的旅客，側着頭，斜瞟着眼，在他們面前踱來踱去。露出羨慕的、妬嫉的神氣。那里知道他們是面上裝出笑容，心裏藏着痛苦呢？

The Short Stories Magazine Series
 "In a Wine Shop" and Other Storie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初版

回(小說月報叢刊) 在酒樓上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此書有著作權
 必究

編輯者 小說月報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西安南京杭州
 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長沙
 商務印書館
 常德衡州成都重慶廈門福州
 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小說月報叢刊

本叢刊係將小說月報的重要文章加以整理分類編纂而成較之舊報的叢訂本另現一番新面目全書分五集共六十冊定價五元每集十二冊定價一元一角書名列下

第一集

- 換翼鸞鳳(創作集) 落華生等著
- 日本的詩歌 周作人等著
- 世界的火災(愛羅先珂童話集) 魯迅譯
- 曼殊斐兒 徐志摩等著
- 詩人的宗教(太戈爾論文集) 胡愈之等譯
- 毀滅 朱自清等著
- 死後之勝利(戲曲) 王統照著
- 歧路(詩歌集) 周作人等著
- 社戲(創作集) 魯迅等著
- 神曲一濤(檀德原著) 錢稻孫譯
- 近代德國文學(王若潮) 李漢俊等譯
- 犯罪(柴霍甫小說集) 耿濟之等譯

創作討論 瞿世英等著

第二集

- 商人婦(創作集) 落華生等著
- 諺語的研究 郭紹虞著
- 鄰人之愛(安特列夫的戲曲) 沈澤民譯
- 良夜(詩歌集) 王統照等著
- 或人的悲哀(創作集) 盧隱女士等著
- 俄國四大文學家 耿濟之著
- 瘋人日記(俄國四大文學家的作品一斑上) 耿濟之譯
- 熊獵(俄國四大文學家的作品一斑下) 孫伏園等譯
- 笑的歷史(創作集) 朱自清等著
- 瑞典詩人赫騰斯頓 沈澤民譯
- 霧縷運動 李漢俊等譯

第三集

- 聖經與文學 周作人等著
- 太戈爾詩 鄭振鐸譯

海嘯
梭羅古勃
北歐文學一書
平常的故事(創作集)
丹麥文學一書
歸來(創作集)
三天(創作集)
包以爾
懇親會(戲曲集)
芬蘭文學一書

第四集

在酒樓上(創作集)
法朗士傳
法朗士集
彷徨(創作集)
詩經的厄運與運幸
波蘭文學一書上
波蘭文學一書下

梁實秋等著
周建人等譯
李達等著
葉紹鈞等著
沈雁冰等著
顧仲起等著
冰心女士等著
沈雁冰等著
沈雁冰等著

魯迅等著
魯迅等著
陳小航等著
高真常等著
廬隱女士等著
顧頡剛著
周作人等著
李達等譯

第五集

阿富汗的戀歌(翻譯詩歌集)
校長(創作集)
武者小路實篤集
日本小說集
孤鴻(戲曲集)

詩的原理
坦白(佛羅貝爾原著)
一個青年(創作集)
牧羊兒(童話集)
新猶太文學一書
新猶太小說集
生與死的一行列(創作集)
阿拉亭與巴羅米德(遊脫靈著)
俄國詩壇的昨日今日和明日
魯頤(詩集)
寶斯奇集
技藝(創作集)

沈雁冰等著
葉紹鈞等著
周作人等著
周作人等著
顧一樵等

林子等譯
沈澤民
葉紹鈞等著
徐志摩等
沈雁冰等
沈雁冰等
王統等

商務印書館發行